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

简 报

2011年第02期(总第131期)

2011年11月12日

高等教育：全球化、国际化和多国化

菲利普·阿特巴赫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编者：应北京大学“海外名师讲学计划”邀请，国际著名教育学者、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教授进行了题为“高等教育：全球化、国际化和多国化”学术讲座。本期简报是根据阿特巴赫的讲座录音整理的。】

今天我将给同学们带来关于高等教育中全球化、国际化以及多国化问题的一个全面的分析。我将首先给出一些术语的定义，然后给大家几个关于这些术语在实际当中、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运用的一些例子。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话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二十一世纪最成功的大学必须是那些对全球化背景有着深刻的理解的大学。这个领域，我们对它的理解，对于大学，高等教育乃至国家的未来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全球化有着很多的层面，它也意味着很多方面的改变：国家、机构、人群对它的反应都不尽相同。我先给大家一些定义，因为很多情况下，虽然我们在某些术语进行讨论，但是我们并没有对这些术语进行严格的界定，因此最终导致疑惑和混乱。我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所涉及到的“全球化”一词的概念，是指广义范围上学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一个趋势，包括信息技术、英语的普遍使用、私营部门的兴起，教育及社会的

市场化等等，以及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它们成为将来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因此当我提到“全球化”的时候，我指的是塑造我们社会的一种整体的趋势，它们对于中国的塑造和它们对于美国、日本或非洲的塑造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但是它们对我们有着巨大影响。

我所说的“国际化”，指的是政府、学术机构、部门甚至是个人选择来应对全球化、或者与全球化相关的那些特定政策、项目、首创的想法。换句话说，国际化是我们自身独立的选择，比如我们是否选择学习英语，是否选择到日本留学以获得学位，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我们国际化策略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对于全球化的大环境所做出的反应。

我的第三个术语是“多国化”，对此我指的是那些隶属与一个国家，但是同时在多个国家运作的学术和科学的项目、机构、甚至是商业公司；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那些跨国创办的分校、复制项目(twinning programs)以及其他形式。在中国，英国的利物浦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在苏州有许多合作项目，这是“多国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们的讨论中我还将给出其他类似的例子。

很多人把全球化理想化了，他们认为全球化是非常好的事情。有的时候的确如此，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在任何的全球化项目中都有很严重的不平等的因素，必然会有中心和边缘之分；有相对强势的学校，也有相对弱势的学校；有被全球范围使用地语言，也有地方性的语言。因此，在这一体系当中存在着不平等。在过去，我们将此称为“新殖民主义”，当政府（美国、苏联或者英国政府等）用专门的政策去影响其他国家的教育，以实现某些政治目的的时候，我们说这就是“新殖民主义”。但是“新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政府普遍并不倾向于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现在，这种影响是由各种不同的学术性机构、跨国组织或者商业组织来施加的。因此事实上我们是从政治上的不平等，走向了经济上的不平等。这样说有点太简单化了，但是总体来看我认为是这样的。因此在这里我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必须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站在一个平等的舞台上的。我们中的一部分人群，比如那些使用英语的或者来自排名靠前的大学，比全世界的其他人群拥有更多的权威和有更多的影响。你们必须自己探寻出中国在这个存在不平等性的全球化环境中目前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我的观点就是，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选择，因此我们可以自己探索，可以创新，从而获得更多的平等。

接下来我将讨论一下历史，因为大学深受他们过去的历史影响。无论你参加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你都能看到很多人穿着漂亮的长袍，戴着好玩的帽子，所有这些现象都来自于同一个传统，这对我们理解大学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一件有趣的事，而是有着它自己的历史背景的，这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除了一所埃及的大学之外，所有其他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和印度的德里大学都来自于西方的学术模型。也就是说，我们都受到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影响。这些模型也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但是他们从根本上还是西方的模式。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教育模型是由殖民主义强制带给当地人的。比如在印度，英国就是当年的殖民者，印度大学的模型就是英国的大学，虽然它在印度取得独立之后有所改变，但是这从根本上是来自于英国的。日本虽然从未被殖民过，但是当日本人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之后想要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时，他们环顾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决定向美国和德国学习，把他们当作最好的榜样，因此他们照搬了美国和德国的体制。中国也从未被直接殖民，传统的科举制度持续了很长时间。当中国开始现代化的时候，受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影响。有的时候是通过所谓的“半殖民地”的体制实现的，比如在北方有德国人控制的青岛，他们根据德国的范式建立了大学；在南方英国控制了香港，他们的大学也因此理所应当的是英国式的大学，并且他们对其他地方也有影响。中国的统治者在建立北京大学或者其他学校的时候，比如在上海，也使用了西方模式。中国、日本、泰国等等国家都有自己悠久的学术传统，但是当现代化的浪潮开始冲击社会的时候，他们都广泛采纳了西方大学的组织方式。与此同时，而地方特色的文化被抛弃了。因此中国大学的组织方法和基本架构和欧洲的或者美国的大学都十分相似。所以可以说我们都来自西方的传统，对于西方人说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对于来自东方的你们来说，这是“半自然”的，因此你们需要一些适应的过程。

我想再说一点关于美国学术体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影响深远。我们的大学是受三种力量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其中有两个都是外来的，而只有一个是美国自身的。因此美国现代的大学，尤其是我们的研究型大学受以下三种力量的影响：第一、英国的殖民大学，也就是我们在殖民地时期英国强加给我们的因素，我们在1776年获得独立之后仍保留了这些因素；第二、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思想，也就是德国在1808年改革之

后，美国人开始寻找现代化的道路，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组织研究的最好的方法，我们看到的是德国的体制，他们发明了哲学博士教育，我们将此理念引入了美国的教育当中；第三个因素是仅有的一个真正意义上源于美国的思想，就是服务社会的意识。我曾经任教的威斯康辛大学，在那个大学的校园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石头，上面刻着学校的校训：“大学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其含义就是我们致力于服务所有人。在那个年代，主要是指是农业科学，现在主要是指高科技和其他东西。因此，美国教育模式是由英国的教学模式、德国的研究模式和美国的服务社会的传统共同构成的。因此我们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塑造出来的。

接下来我将举一些例子，告诉大家全球化、世界化和多国化的因素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在实际的运用中应该怎样理解他们。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举出的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而并不是全部。

我想要讨论的第一个例子，是语言所扮演的角色。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现在处在北京，使用英语演讲，你们所有人都能理解我所说的东西。如果你们愿意去波士顿进行一次中文的演讲，不会有人能听懂。这就已经体现出来我所谓的在二十一世纪“英语的统治”，英语成为了“拉丁文”，因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学术界通用的世界性语言，那就是拉丁文。在那之后，拉丁文才被不同国家的语言所取代，首先是德语，然后是法语，接着是英语，这样持续下去。因此我们从那个时候起就失去了全球化的大学，但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正在以某种方式重构通用的语言，至少在研究和学术领域是这样。前一天有人问我，英语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否会持续作为科学的语言呢？英语并不是始终作为科学的通用语言的，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法语是在西方学术文章和演讲的通用语言；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德语成为科学的通用语言。在芝加哥大学，也就是我所毕业的那所学校，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如果你想要获得博士学位的话，就必须参加德语的外语考试，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很多复杂的原因，这一趋势改变了。现在，英语成为了通用语言。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在研究和发展方面扩张最快的国家比如美国，是用英语来创造知识的。因此有很多的学术文章、著作和期刊，包括网站都是英语版的，正是源于美国科学研究的力量。

近期我正在做关于金砖四国的研究。金砖四国指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就是现在正在崛起的四个经济和学术力量。我正在研究这四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并与美国的情况做对比。在金砖四国当中，在研发

方面投入最多的国家是中国，比位于第二位的俄罗斯投入很多。但是如果你把四个国家的经费全都加起来也只相当于美国一个国家的百分之六十。因此可以看出美国确实是一个在研究领域非常有实力的国家，它所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另外一些使用英语的大国还有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他们都有高水平的大学，他们都在研发领域有很大的投入，所以那些使用英语进行研究的国家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另外，同样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国家虽然不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也把英语作为高等教育中主要的教学语言，其中的一些是很大的国家。印度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几乎所有的南亚国家。还有非洲国家，令人震惊的是在非洲的大学里你不能用非洲的语言学习，除非你认为阿拉伯语是一种非洲语言，阿拉伯语在北非被使用但是它并不是源于非洲本土的语言。你可以在非洲用英语或者法语、葡萄牙语或者西班牙语拿到学位，有时也可以用阿拉伯语，但是却不能在大学里用非洲的语言学习。在非洲使用最多的语言是英语，很多曾经使用其他语言的国家现在都使用英语教学。在南非，人们使用英语和非洲语，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使用非洲语的大学也在向英语转化。甚至是卢旺达，一个曾经在法国控制下的比利时殖民地，也将他的高等教育语言转向了英语。因此虽然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母语并不是英语，但是他们都在使用英语。此外，英语目前还是世界上最为广泛学习的第二语言。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人，比在美国学习英语的人还要多，这是真的，而且很有可能比美国人学习的更多。在印度说英语的人，比在英国说英语的人还多，有一亿三千多万的印度人能够很流利地说英语，这些人只占印度人口中的百分之十五，但是绝对数量却已经很多了。因此，你们已经明白，英语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我看来它不会退出。

既然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迅速扩张和发展，而且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那么中文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通用的科学语言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就地理区域来说，它的使用还是很有限的，而且中国人自己也越来越习惯于使用英语工作，这是中国国际化策略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想在全球高等教育当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的一种努力。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内部似乎也认为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语言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它还是文化。我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二十多年前，荷兰这个富有的国家有十分强大的教

育体系，人们开始讨论把大学的教学语言转为使用英语，因为没有人想学荷兰语，它很难学，世界上只有一千两百万人说荷兰语；而且荷兰也想要国际化，荷兰人十分有商业头脑，他们想要吸引其他国家的学生；他们已经开始使用英语教材，并且荷兰的所有人都会说英语。这是真的，因为他们很善于学习外语。所以人们向议会建议，“让我们面对现实，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吧。”在议会长期的争论之后，他们最终决定还是要保留荷兰语作为官方语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他们也会放弃自己的文化。人们将不再用荷兰语写诗，不再用荷兰语进行历史分析，不再用荷兰语创作歌剧，从而文化也就被削弱了。因此语言不仅仅是语言，它还是文化。

中文和荷兰语不同，它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历史传统。无论你们多么频繁地使用英语，中文的地位也不会改变。但中文的使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于语言的案例。

世界上留学生主体多是从非英语环境到英语环境的人，留学生的自身选择是非常清晰的。顺便提一下，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流是由亚洲向说英语国家的流动。当然还有其他的流动，但是这是最主要的国际学生的流向。现在让我们开始讨论留学生，他们是国际化的关键部分。现如今，全世界有超过三百万的学生出国到境外求学，其中数量最多的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从亚洲流向说英语的西方国家。我这里把澳大利亚算做西方国家，虽然他其实自成一体。

现在，留学生人群的流向变得更加复杂了。中国现在是一个巨大的留学生派出国，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接收国。在中国有三十到四十万的留学生，主要来自于其他亚洲国家。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实施着对外开放的国际化政策，许多其他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政策。许多西方国家也希望吸引国际学生，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从他们身上赚钱。的确如此，如果你们去看一看那些国家政府的政策，尤其是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一点非常的明显。有趣的是，美国拥有最多的国际留学生，但是并没有一个关于国际留学生的明确政策。学生们选择到美国留学，同时我们从他们身上赚到很多钱，美国每年就能从国际留学生那里赚到一百二十亿美元，但是并不存在州或者国家的政策。而且和英国或澳大利亚不同的是，我们不会向国际留学生征收比本地学生更多的学费。但这并不代表美国留学就便宜，因为我们对每个人都收很高的学费，尤其是那些私立的学校。

国际留学生的流动变得更加复杂了，国际留学生的流动毫无疑问是一笔大生意，而且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再说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我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是工程学院的系主任，他是一个从台湾来的中国人。许多工程学院的教授都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或者台湾的，学生也大多数都来自中国，所以我有一天对他说：“乔治，你为什么不把纽约大学工程学院的教学语言改成中文呢？其中唯一不高兴的就是那些印度人，他们也是学生，但是他们不会理解中文。”他笑了，他们最后没有改变教学语言。但是关键在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国际学生和教授。我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我们很乐意聘请他们，他们在我们的学术体系中也做得很好，我们的体系对他们来说也很有吸引力，我们的社会也同样具有吸引力。

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三十多年来到美国留学的最大一部分人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有时候中国是第一，有时候印度是第一。三十多年来，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中超过百分之七十五毕业后都没有回国。因此美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从中国和其他地方“盗取”最聪明的人。我们非常乐意这样做，我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随着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都在迅速地发展，与此同时，我们美国又遇到了经济困难，这使得情况也在不断地改变。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回国，或者说由于在美国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回国。因此国际学生整体的流动正有所改变。但是在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大部分来自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仍然不会回国而选择留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到英国留学的学生中有很大部分回国，因为英国对移民有更多的限制。因此外国学生是全球化 and 国际化的一股关键的力量。

我再说一下我所谓的“学术人才的移民”，就是指教授、访问学者、博士后等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流动。我们怎样理解这些现象呢？在十五世纪的欧洲中世纪时期，学者们会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用通用的拉丁文进行教学，并且那些大学都非常地国际化，这种情况在大学转变为国家机构之后就结束了。但是由于英语的普遍使用、移民变得更加容易和留学生的流动以及许多的其他原因，这种情况又开始出现。我们不知道一共有多少海外的教授，不知道他们居住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个国家流向了哪个国家，因为没有统计数据。我们有一些证据表明从发展中国家来的人们会在西方国家完成他们的博士学位，然后又去到另外一个

中等收入国家。比如，一个埃及人到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又去沙特阿拉伯，这很普遍。因此人群的流动非常的复杂，对于国际化也非常有趣和重要。中国关于聘用外国教授的政策是怎样的呢？我知道印度有法律的规定来限制雇用外国人在印度的大学任教。因此印度陷入了混乱，他们不可能拥有一个国际化的大学，因为这是违法的。印度现在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这还需要很长时间会耗费他们很多的时间。在这一方面，印度也和中国完全不一样。

另外一个问题是课程设置和许多科学领域的国际化。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 MBA，这基本上是一个美国人的发明，课程也是一个美国式的课程。标准化经营的目标就是 MBA 的教育模式。人们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学习 MBA，而且这是一个主要来自美国的国际化的课程。事实上人们可以在五十多个国家用英语学习 MBA，不仅是在那些英语国家，也包括中国和许多其他的国家。因此课程也受到国际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又是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的。不仅在商业上，而且在科学和技术方面都是如此。课程设置全球化的一个有意思的方面是，在有的国家政府致力让教授们用英文发文章，这就是中国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科学领域。那些优秀的大学对教授们说，“请在国际排名靠前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吧！”这就意味着你们必须用英语写文章，而这并不是你们的母语。更重要的是，你们必须遵循那些期刊的学术价值取向和术语，也就是那些期刊的编辑和评审们的看法，而他们都来自于美国、英国或者加拿大等等。我们对于中国科学没有任何的理解，我们也不知道那些与中国相关的但是美国人不感兴趣的数据，因此在那些国际化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会很难。很多情况下，课程的国际化事实上是课程的西方化。你们在这种不平等的体制下受到不利的影晌。你们对此要做出怎样的回应呢？我现在没有答案，但是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在这个历史阶段，这很有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知识的不平等流动，但它确实是存在的。

我接下来讲一下对高等教育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条约和协议。我在这里只会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条约。其一是《贸易服务总协定》，也称为 GATS，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部分。GATS 的内容是：教育成果，也就是书籍、网站、学位项目以及人员都应该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这听起来不错，但是它事实上意味着我们西方的产品可以流向中国，但是你们的产品却在我们那里没有人需要。你们现在为世界制造各种东西，我现在很难买到一个不是由中国制造的 T 恤或者苹果电脑，但是知识产品并不从中

国出口，他们的流向正好相反。如果你们看一下在教育、金融、广告等等软实力领域的跨国界的资金流向，你们会发现资金的天平很明显的向西方倾斜。这与制造业正好相反，在这些领域贸易的天平很明显地倾向于中国和其他有低廉制造业的国家。好消息是 GATS 现在还没有被推行，因为在多哈的世界贸易的论坛上的讨论没有达成共识，因此 GATS 就没有被签署。但是有很多国家正在考虑“我们是否应该签署 GATS？我们是否应该签署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鼓励你们要认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你们仍然有时间来探索出中国应对这一协议的策略，但是最终都会有来自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压力，他们会跳上台来签署这个协议。并且一旦你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你就必须遵守他们的规定，这是法律规定。你们可能在国际法庭上因为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惯例而被控告。

我想要提的另一个条约是欧盟的《博洛尼亚条约》，我想你们都听说过这个，或许你们中的有些人对此还有很深入的了解，这主要指在欧盟国家进行的高等教育的改革，顺便说一下，欧盟有二十八个国家。博洛尼亚就是这个条约的名字，是根据它签署的地点——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命名的。四十多个国家签署了这一条约，包括非欧盟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和东欧的国家等等。了解“这一条约意味着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对欧洲来说它降低了欧盟各国之间的屏障，但是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它增加了整个欧洲边界的屏障。在欧洲内部学生和教授们有着绝对的流动自由，对他们来说消除了国家歧视，政府不可以向来自任何一个欧盟国家的学生收取比自己国家学生更多的学费。对于德国、挪威、瑞典来说，学费相当于零，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学费。多好的想法！但事实上这是非常坏的想法，如果我下次还能来中国，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博洛尼亚条约使得欧洲内部的屏障被降低了，但是相对提高了外部的屏障。因为欧洲人可以因为任何东西向来自美国或者中国或者加拿大的非欧盟的留学生征收费用。

这一条约另一个非常影响就是给欧洲高等教育带来了很重要的改革，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欧洲共同教育空间”，他们所做的就是通过建立起一套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学习体系，以一种在欧洲人看来具有革命意义的方式重新组织了欧洲的学术学位。这对我们美国人来说很容易理解，因为这正是我们的体系；对中国人来说也很好理解，因为基本上你们也正在使用这一体系。但是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在博洛尼亚条约之前并不是使用这一体系的。比如在荷兰，人们获得的第一个学位是硕士学位，在德

国又是其他情况。现在他们都通用这种三级学位的体系。

另外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是欧洲的学分转换制度。在过去人们不可以转学分，也不存在学分制度，所以人们就不可以从一个学校把学分转到另一个学校，这就意味着如果你在德国开始学习，你必须在德国结束你的学习。但是如果你想花一年的时间在国外学习（包括美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那么当你回到自己学校的时候你基本上是不能获得学分的。现在，欧洲所有的大学都开始使用学分制，像我们在美国所做的一样，学分也是可以转换的。因此，如果你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开始学习，然后停止了在这所大学的学习并且被另一所大学录取，那么你可以带走自己的学分，这种现象在美国很普遍。在欧洲这也成为了可能。欧洲人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学生们跨国交流。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学生在本地的大学开始他们的大学，然后到另外一个国家学习一年，再回到自己的国家拿学位。这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可以拿到学分，因此也不会浪费任何的时间。这确实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欧盟所做的改革对欧洲来说意义重大，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并且这也正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将以讨论我所谓的“多国化”来结束我的演讲。其中包括分校区、复制项目、加盟学校等等概念。让我先给大家一个例子来帮助你们理解我所谓的加盟。一个加盟性质的学术机构和麦当劳的机制很相似，我们以英国为例，因为英国有很多这样的机构。一个在英国的大学可能和在马来西亚，或者中国的大学甚至是一个商业公司合作。以马来西亚为例吧，因为他们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学校。英国的这所学校会说：“在你们本国的校园，让你们的教授用英语来教学，只要你们符合了我们所有的要求，你们可以授予我们学校的学位。也就是说，学生要学习同样的课程，不是由我们教授的，而是其他人来给他们讲授。”比如在吉隆坡学习的课程和他们在利物浦学习的课程应该一样。在这个项目的最后，利物浦大学会给学生颁发学位，虽然这些学生从来没有去过利物浦，也没有听过利物浦大学教授讲授的课程，但是他们的课程设置是一样的。这正是麦当劳的体制。麦当劳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对这条街上的那个小店说：“你们可以卖麦当劳的食品，用麦当劳的黄色表示，卖麦当劳汉堡。只要你们必须保证在北京的汉堡的味道和芝加哥的汉堡一样，并且你们必须遵照我们的商业规范，店铺的服务足够快捷、保持清洁的环境等等。”当然根据当地的情况也会有一

些小的调整，我理解为什么这里当地的麦当劳会提供米饭，当然在美国的麦当劳是不提供米饭的。在罗马尼亚的麦当劳有一种叫做肉饼的三明治，因为罗马尼亚人非常喜欢圆形的猪肉三明治，但是你们在美国的麦当劳也找不到这种东西，因此根据当地文化小的调整是会有有的。但是总体上，在麦当劳的体验，在中国和美国的纽约与波士顿都是一样的，虽然我个人觉得非常差劲，这就是加盟经营权。各国的麦当劳店都将给麦当劳总部付费，同样的，在马来西亚的学校也会给利物浦大学付费。这是一件好事吗？在我看来，对高等教育中并不是一件好事。我认为，如果你想从一所英国的大学拿到学位，你应该接受英国教授的指导，不仅仅是课程设置，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因素也应该是本土性质的；同时应该对教学质量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在英国的舆论界对于缺乏质量监督和不如人意的水平有很多讨论，因此加盟学校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中国政府关于分校区及联合办学政策是非常好的。中国政府很多年来都坚持如果国外大学要在中国办学，他们必须寻找到一个中国的合作伙伴，并且对项目的控制权必须平衡分配。在中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可能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比如在某些省份的小地方。但是有一些有名的合作比如利物浦大学、宁波的诺丁汉大学、南京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些都是成功合作的典范。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政策。对中国的挑战是，中国要保证那些办学质量较次的国外大学在中国能够表现出色，并且对他们有所控制。但是这一点中国做得不是很好，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并不理解、不在乎、或者因为腐败等原因，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时候这个体制运作并不良好，但是思路是好的。在我看来，有的时候国外大学不应该被允许拥有独立的创建分校区的权力，印度的大学现在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印度很多年来都坚持不要外国人、外国的机构在印度办学，不授予外国学位。现在他们正在打算开放国门，此时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没有人会担心斯坦福或者牛津大学的表现，但是那些办学质量较次、以商业为目的的学校令人担忧，然而正是这些学校是最想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在教育界引入资本主义会带来一定的问题，我们应该用多国化的概念来分析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在中国应该没有，就是世界上很多的所谓“美国大学”，比如哈萨克斯坦的美国大学、保加利亚的美国大学等等，一共有五十多所这样的学校，他们其中的四、五所可能真的有与美国大学的一些

联系，一所在秘鲁，一所在开罗，这是两个比较好的机构。他们使用美国的课程设置和管理体系。但其他的大多数都不是美国的，他们只是使用“美国”这一名字。没有人注册过“美国”这个名字的使用权，你们也可以开一所北京美国大学，我鼓励你开办一所，因为这样你自己可以赚到很多钱【编制按：讲座者的反语】。事实上，这些大学与美国的唯一联系就是他们的名字中使用了“美国”一词，以及他们使用英语。有时候会有一两个美国人在管理这些大学，通常这类学校都会提供一些实用性的商业学位，比如商业管理和信息工程等可以很快赚钱的专业。同样，这些都是多国化的一种形式。

因此在同一时期有这么多的事情在发生，在这个跨国界教育的时代，有些现象会难以理解，有些不是很好，有些不利于本地的大学，但是有时候是非常棒的。一些分校区和跨国界项目中能为这些项目所运作的国家提供十分有用的课程，因为中国人可以在南京了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具体是如何运行的，而不用去到巴尔的摩。总之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谨慎和批判的想法，并对这些因素的广泛影响有所了解。

总之，我尝试着通过这次讨论，告诉大家应该如何理解这三个重要问题，并给大家描绘出它们如何运用的整体框架。我希望当你们听完讲座出门去的时候，你们会变成在教育全球化的环境中聪明的消费者和思考者，谢谢大家！

（向乔玉同学翻译，马莉萍、朱红校对）

本简报文章如需转载须事先征得本研究所同意，

并注明“转载于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简报”字样

主编：岳昌君 编辑：孙冰玉

地址：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 邮编：100871

电话：(010) 6275-3935; 6275-5662

传真：(010) 6275-5662

电子信箱：bysun@gse.pku.edu.cn

本《简报》及《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网址：<http://www.gse.pku.edu.cn>
